

#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在党的旗帜下全军文学征文作品选登

刘洪彪 书

## 笔走小延安

□杨闻宇

海拔662米的马元山为鲁东南诸山之冠,形势陡峭,巍峨恢弘,集东岳之雄秀与西岳之险峻于一体,被称作小泰山。加之大于三个西子湖的天湖环绕着它,自晴空俯视,活似一盘玲珑奇巧的巨型盆景。此山位于鲁苏临界处的莒南县,抗战时期,此地被誉为齐鲁“小延安”。

25年前,我在开国上将肖华身边工作。他曾说过:“战争年代,莒南人民对我们支援很大……莒南县是全省政治、军事指挥中心,是山东解放区的首府。”当年在莒南战斗过四年半的肖华,就住在马元山西畔的大店镇。

1941年3月,八路军军一五师司令部进驻莒南,师长罗荣桓与政治部主任肖华就住在庄园的“居业堂”内。罗荣桓卧室里悬挂着罗荣桓夫妇及两个孩子合影的一帧黑白照,照片下的玻璃柜里,放置着毛泽东当年送给罗荣桓的留有弹痕的一条单薄的旧毛毯。睹物思人,可以想象戎马岁月的艰难以及战友之间的真挚情谊。居业堂的主人是庄余珍,清末内阁中书,曾任民国莒洲参议会长。一一五师进驻时,庄余珍已于5年前病故。人虽乘鹤西去,他的多幅墨迹却传了下来,其书法家欧阳询之险峻,取颜真卿之端庄,无论平视还是俯察,真也耐人寻味。翻检一系列书法作品,我对杜牧的《泊秦淮》颇感兴趣:这首诗让我想到了马元山顶摩崖石上的11个字:“嘉定九年四娘子此山下寨。”字大径尺,至今尚可辨认。据传这是四娘子杨妙真亲手所书,距今已近800年了。红袄军出现在南宋末年,其十多支人马(共数十万众)活跃于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广大地区,波澜壮阔,此起彼伏,为反抗金人的侵略与统治,前后活动达60年之久。红袄军领袖杨安儿有妹杨妙真,号“四娘子”,常自称“梨花枪天下无敌手”。另一支颇有战斗力的起义军领袖是潍州北海人李全,身板高大结实,以弓马矫捷和使用大铁枪驰名,时人称曰“李铁枪”。《宋史纪事本末》载,嘉定八年,杨妙真与李全两支队伍几经周折殊途同归,先后来到马元山下,那时的农民起义军是不大懂得“团结”二字的,杨与李互不服气,一对一在山下进行了三天三夜的大比武,终日不分胜负。“全忿且断,适其处有丛筱,全令二壮士执钩刀,夜伏筱中。翌日再战,全佯北,杨逐之,伏者出,以刀钩止,大获,全回马挟之以去。”(《齐东野语》)四娘子被擒,经众人撮合,杨妙真首肯,二人就在马元山上结了婚,当起了马元王。杜牧在杨、李结合的400年前写下的《泊秦淮》,叹息唐末之衰败时局,出于自然;而庄余珍在诗成千多年后重书此诗,却纯粹醉心于舞文弄墨的书法艺术,就连曾经出现在东畔山上的穆桂英式的女英雄杨妙真也被置诸脑后了。

居业堂左近的一座大厅室里,是沂蒙“红嫂”的展览室。在庄余珍去世不久,千千万万的普通沂蒙妇女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全面、彻底的胜利,她们送郎上前线,用乳汁救护伤病员,舍弃亲骨肉养育革命后代,肩扛门板架起人桥,深入虎穴侦察情报;她们烙煎饼、做军鞋、送弹药、抬担架,面对敌人的屠刀视死如归。八百里沂蒙,乡乡有烈士,村村有红嫂。展厅里是一系列幸存“红嫂”的晚年照片与事迹简介……走出展厅,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因为这是世界战争史上未曾有过的特殊的、伟大的英雄群体。这里,我简要摘录一位女英烈的事迹:

吕宝兰,临沂罗庄湖西崖村人,后落户莒南杨家三义口。1944年入党,任莒南县兴云区妇救会长。1947年2月被捕,被连续拷打5天,仍坚贞不屈。同年农历四月初八(1947年5月27日,张灵甫在孟良崮被击毙后的第10天),吕宝兰于临沂城西西门外英勇就义,年仅23岁。

烈士长已矣,托体同山阿;存者风雨里,情怀又如何?37年过后,肖华担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有一天,收发室给肖华转来一封信:

尊敬的首长:

我叫牟营普,老家是山东日照县碑廓村,那是你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我的外祖父叫韩奎奎,他卖面点,村子里都叫他“韩家面锅”(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七年也是地下工作者的饭店)。外祖父活着时经常谈起你,使我母亲很快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1944年,你的部队开到日照县,在那里战斗了8个月,1945年我母亲担任碑廓民兵队长,秋季里参加了由固山战斗,战斗中荣立一等功;第二年参加了罗荣桓元帅指挥的坡立城战斗,负责运送弹药护理伤员,又荣立了二等功。战斗结束后受到罗荣桓元帅的接见并一起共餐。

首长,重提这些往事,也许能引起你的回忆……1955年冬,母亲随我父亲迁到吉林通化矿务局工作,十年动乱中蒙受打击,这冤屈怎么说呢?

随着母亲的年近,现在非常想念过去一同战斗过的同志,近十几年来,一心想上北京,我们都不让她去……1982年8月28日,我们拗不过母亲,我只好陪她去北京。9月1日我们赶到军委接待站,人家说肖华在兰州,你们去兰州找吧。接待员的态度不大好,我母亲是含着眼泪离开北京的……她哪能想到你从现在和从前不一样了?我们一个普通老百姓是见不到你的。可是我母亲不这样想,她说能见到面就一定认识!在北京的几天里,我是不知道怎样陪母亲过来的……

我母亲常说,有生之年能见到老同志一面,死也明(眼)目了。尊敬的首长,我想您接到此信,不能放到一边吧?!

韩××的长子牟营普

在我印象里,肖华当时工作太忙,大事连翘,加上翌年秋突然病故,而这封信他始终也没能看到。信里来有一帧方印大小的黑白照片,是牟营普与母亲在毛主席纪念馆前留下的。母亲的姓名属于信尾,很不清晰:从照片上却能想象,在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里,这位韩姓母亲与吕宝兰一样,也是一位挺秀干练、英姿飒爽的沂蒙姑娘。

自马元山顶朝东眺望,碑廊距大店也不过百里之遥。她当年与罗荣桓、肖华在战斗结束后一起共餐,很有可能就在这居业堂内。共餐之日,堂主庄余珍业已过去10年而墓木成拱了,他的遗墨《泊秦淮》,与“红嫂”群体阴阳隔世,了无干涉。

掀开层层历史帷幕,不难发现,马元山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视之为古今战场,也合情合理。

有人断言:“战争让人走开。”古往今来,女性与刀兵火火似乎是有距离的。可马元山山上的战地黄花,闪射出的是另一种灼照史册的光芒,自这里可以见得,兵事既然是马元山人文历史的集中体现,那么,杨妙真至沂蒙“红嫂”的这一页特殊历史,自然也应当是中国女性于反侵略战争研究中不可轻视的重要题目。

## 红色信仰的力量

□董保存

来了!”

已经铁了心要离开红军的袁崇全,哪里还听得进这样的呼唤,他以为为王尔琢带了人马来抓他,于是就开了枪。面对叛徒的枪口,信仰坚定的王尔琢眼睛都没有眨一下。他威武的身躯倒在了他曾经的战友、同学、同乡、部下射出的子弹之下。

王尔琢的牺牲对红军来说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毛泽东写下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在小学的语文课本上我们读过方志敏的《清贫》,看过他的《可爱的中国》,那时只知道他是一位烈士。当我们把他作为36位军事家之一加以研究的时候,我才真正懂得什么叫视死如归,什么叫大义凛然,什么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方志敏被捕后,国民党为了劝降,一方面改善方志敏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找了方志敏的几个同乡同学充当说客,就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也亲自出马。方志敏的回答是:“投降?你们是什么东西!——一伙凶恶的强盗!一伙无耻的卖国汉奸!一伙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我们与你们反革命国民党是势不两立的,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坚硬的。”

国民党军法处副处长钱协民来劝说:“我想忠告你,你们既已失败至此,何必尽着固执,到南方来做事好了。”“不然杀了多少你们那方的人,何以还留着你们不杀呢!老实说,上面要用你们啦,收拾残局,要用你们啦!”方志敏说:“我可以告诉你,要知道,留在苏区的共产党员,都是经过共产党的长期训练,都是有深刻的主义和信仰的。”钱协民说:“孔荷觉是你的同志吧?他现在极蒙上面



## 墓前思绪

□杜守林

去年秋天,我因公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临江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

到达故乡的时候,小镇的人们已经入眠。第二天早晨,我站在帽儿山上的边防团招待所窗前久久凝望,我的父母就埋在边防团围墙的外边。是边防团的战士帮我清除父母合坟上的萋萋枯草。纸灰似马兰蝴蝶般飞舞,我回忆不起父母的容貌。他们离去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另一份烧纸和香还有那一瓶酒,是祭奠当年的生产队长、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员黄日红的。黄日红的坟和我父母的合坟是近邻。

在黄日红坟头倒酒的时候,我的思绪如同背后滚滚东去的鸭绿江水那样汹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当年9岁的我无法体会到。那时候我只知道共产党是具体的人,比如毛主席,比如电影里的刘胡兰,比如我的生产队长黄日红。

在我8岁的时候,父亲带着我把母亲埋在了这里。我9岁的时候,在一个下雪的寒冷的日子,黄日红带着我和乡亲埋葬了我的父亲。记得我家的木板不够,黄队长就从家里扛来几块,连夜为我父亲打棺材。埋葬父亲的当晚我是在黄队长家里吃住的。那个时候家家都很困难,正是“吃代食”的年代。那天晚上,黄队长对我说,不怕,孩子,有乡亲们就有你吃的穿的,书还得念,学费生产队给你垫。长得五大三粗的他心很细,他说,孩子,明天我给你安排在生产队住些日子吧,在你父母死的炕上睡觉你会害怕。

党的温暖,我最早是从黄日红这个农村普通党员身上体验到的。

就这样,我住进了生产队。有喂牛兼做豆腐的老马头做伴,老马头和我一样是孤身一人。因为每天都要烩豆饼喂牛和做豆腐,火炕很热乎。我从小就勤快,常帮老马头干活,比如晚上铡草,早上喂牛,比如推磨。我们俩一老一小打伙,吃上不分你我。住进生产队的第一天早晨,老马头给我端来一大碗豆腐脑,说趁热吃,吃饱了去上学。我说你也吃,他说生产队的东西怎么能随便吃,那还不吃黄鼠,你吃吧,黄队长跟俺交代的。当时我的眼泪就流进了豆腐脑里。

黄队长是土改的时候入的党。听老人们

大约在20年前,单位一领导问自己20多岁的孩子:“你申请入党了吗?”孩子迟疑了一下,反问:“爸,入党有嘛效益?”听完我们都笑了起来。那是一个讲效益的年代,街上到处都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

我把这个“笑话”说给一位当时80岁的老将军听,他却半天没有说话,沉默良久,忧心忡忡地说:“现在还有多少人信仰共产主义呢?”事后他对我说,人还是要有信仰的,信仰能让人高贵和伟大。我们那一代人如果没有信仰是支撑不下来的。信仰是一种精神力量,前些年我们把这种力量说多了,说过了,但要是没有了信仰,就是行尸走肉……老人说这话时,一脸凝重。

老将军的这些话引起我注意。虽然我辈的入党申请书上都写下自己的信仰,却不知道红色信仰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当我再次向这位老人讨教时,老将军说,当生死摆在面前的时候,最能看出信仰的力量。你跟我到老区看看,认识几个人,你就知道了……

于是,我走近了一个又一个信仰坚定者——

新中国36位军事家之一,原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鄂豫皖红军主要领导人蔡申熙用自己的行为告诉我们,为了信仰可以流尽身上的最后一滴血。

河口之战,是红四方面军西征前的最后一仗。胡宗南的第一师、俞济时的第八十八师与红军主力相遇,蔡申熙率红二十五军英勇反击,伤亡两千余人,退入河口镇。第二天,蒋介石加派整编第二师投入战场,准备与河口之师构成东西夹击之势。蔡申熙又率部御敌,在仙人洞一带激战两昼夜。援敌陆续加入战斗,从南、北、西三个方向构成包围之势。蔡申熙断命令部队后撤转移。

蔡申熙说,指挥部部队冲锋时,指挥位置要靠前再靠前;撤退时指挥位置要靠后再靠后。河口撤退时,他的指挥所就在负责断后的部队中。敌军从三个方向包围,试图把断后的红军吃掉。敌人冲到离他们只有百十来米的地方,警卫员叫他快走,他还在指挥部队撤。警卫员只好架着蔡申熙往回撤。

“放手!”蔡申熙吼道,“没有看见队伍还没撤下来,我不能走!”就在这时,敌人的一

## 一个圣洁的灵魂

□陶纯

是去考察还是借机公款出国游。他曾在的一封信中批评一个去美国、加拿大考察舞台技术的小组说:“一个考察小组共四人,竟有三个是官!才一个科技人员,这正常吗?”

他拒绝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因为他知道当下的鉴定会名堂很多,如果去了,爱较真的他弄不好就生一肚子气,何必去呢?

他拒绝参加任何“应景”式的活动,比如开幕式、揭幕式、剪彩仪式等等,他认为这是浪费他的时间,不如在家看书或思考问题。

他还拒绝题词、写序,拒绝任何礼品,拒绝别人擅自封给他的任何头衔,拒绝为他写传、拍电影、电视剧。所以你现在看不到有哪本书是钱学森写的序,看不到任何他的题词。他拒绝了深圳一位老板赠送给他的一幢豪华别墅。就连他80岁生日那天,中国科协办公室送给他半斤茶叶,他也给他家退了回去……

他这一生,拒绝了好多好多,凡是他认为不对的,他就坚决拒绝,不留情面。当别人为能戴上两院院士头衔而绞尽脑汁之时,他曾两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写信,恳切要求辞去院士称号,说自己年老体弱,已不能完成院士应该完成的任务,意思是不能再占着位置不干事了,应该把宝贵的名额让给正值盛年的优秀科学家。

他拒绝,是想独善其身,以实际行动抵制愈演愈烈的不正之风,做一名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看到腐败现象得不到解决,他愤慨地写道:“真是心急如火!”

再说说他的“献出”。

早在1958年,他的《工程控制论》在国内出版,中文版稿费有1000多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大钱,他二话没说,献给了由他亲手创办的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资助贫困学生买学习用具以及系里购买器材。几十年后,还有当年的学生写文章说,那时钱老出钱给买的计算机器仍然保留着。

1962年前后,他的《物理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出版,得稿费数千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且那个时候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也是勒紧腰带过日子。但是拿到钱,他就作为党费上交给了党小组长。

1978年,他获得他给父亲的父亲钱均夫先生补发“文革”期间欠下的工资,计3000多元,而他的父亲已于1969年去世,他是惟一的继承人,但他认为父亲去世多年,这笔钱不能要。退给政协遭到拒收,怎么办?他故伎重施,全部当做党费上交了。

1994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得100万元。他思前想后,觉得这笔钱不能留下,于是转交给促进沙产业发展奖励基金会,献给了我国西部的治沙事业。

2001年,他获得霍英东基金会颁发的科学奖金,也是100万港元,像7年前那样,他再次把这笔钱献给促进沙产业发展奖励基金会。他说,中国有60亿亩草原,是农田面积的3倍,把它治理好了,将会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一生,他献出了很多很多。上面说的,仅只折射出他的金钱观。他说过:“我姓钱,但我不爱钱。”又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一直忘不掉去年秋天,在他居住了大半辈子的老房子里,90岁高龄的钱老夫人蒋英教授讲述的一个小故事——钱学森年轻时喜欢绘画,敦煌是他早就向往的地方,他很想去看看莫高窟的壁画。自从参与火箭导弹研制以来,到他退出一线,20多年的时间里,他无数次到大西北的导弹试验基地,可他却没有去过一次敦煌。我们不解,问为什么呢,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到敦煌,基地派个车接他去看看,并不费什么劲啊,蒋英教授是这样回答我们的,她说:“一是钱学森他太忙,还有一个原因呢,我问过他,他说,我怎么好意思利用工作便利,去游山玩水?同志们会怎么想?结果呢,一直到去世,他都没去过敦煌。”

听到这儿,我的眼睛里忍不住蓄满了泪水。

这一桩桩小事,显射出钱老高尚的内心世界,别人看到的,是一个形象高大的钱学森,我看到的,是一个圣洁的灵魂——安静、明亮、淡然、无私、坦荡、纯粹。一个人物可以过时,一位科学家的成就也会被后人超越,但科学精神是永恒的,钱学森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像他的灵魂那样,在历史的长河中将会散发出永远的芬芳。